



## 城市文學節 2013 靈魂的顯影——新詩寫作坊

日期：2013年4月20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30—中午12：00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6樓R6052室  
主持：廖偉棠先生  
記錄：江亭君同學

今天的主題是詩與攝影間可以互相學習的地方，進行時下流行的「跨媒體」活動。我本身是一個攝影師，也是詩人，我視攝影師為兼職，詩人才是全職的工作，寫作會進入一個完全非功利狀態，寫詩的非功利性和寫其他文章的功利性之間是有不同，寫文化評論是功利也有很多現實的考量，但寫詩則要剔除這些東西，心無旁騖去寫一個純文學藝術的創作，但在寫詩過程中要考量詩對現實的影響，或者詩能夠達到的嚮導和力量，那就要平衡功利和非功利性。

攝影也是同一道理，特別是寫實攝影和新聞攝影是有強烈的功利的目的，例如你想通過一張照片來改變或揭露現實，如果同時進行文字創作，就要考慮兩者如何放在一起。詩和攝影最有趣的地方是：詩是最古老的藝術，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在人類原始社會的年代已經存在，是更強烈地表達情感的方式，讓人有深刻的印象，這就是詩最基本和最初的衝動，故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已經有詩。相反，攝影和電影都是較為年輕的藝術，只有兩百年歷史，還有更多年輕藝術，例如電腦藝術和互聯網藝術，但成熟程度不及攝影。

攝影是通過發現世界深層隱喻去摸索自己的另類手段，世界深層隱喻的意思是世界本身是一個表面的世界，很多方面是以具體形式出現在我們面前，當我們拍照是將立體的世界平面化，攝影作品與一般留念照和快照是不同的，一個藝術性很強的攝影和深刻的攝影是讓人透過一個平面而去關心當中細節與細節之間的關係，令你反思這個世界及背後所隱藏的東西。攝影和其他藝術是保存記憶的手段，也是創造性地篡改了記憶，人對自己記憶是不誠實的。有些事情會選擇性記清楚；有些事情會刻意忘記；有些事情會在記憶中加入和填充。好的方面是想念某個人，會在腦海中填入很多自己留意過的細節；不好的方面是記恨某個人或記仇某件事，便會反覆去想那件事和那個人，越想越生氣，這是記憶不誠實的地方。

藝術是記憶的產品，故藝術也不可能是誠實。藝術要忠實於一種事物最原初的感覺，然後對原初感覺繼續反思，將原初感覺的來龍去脈挖掘出來。攝影能夠把細節最大限度保留。詩比攝影更複雜之處是詩能寫出肉眼看不到的東西和相片拍不出的東西，例如人內

心所想的東西和感覺是可以透過文字表達，而不是一張相一套紀錄片可表達出來，而且寫詩是涉及全人類靈魂的精結，

現在寫作背後是有閱讀、觀看和聆聽積累下才能進行的。我們背負着前人所做的，比喻我們寫月亮，沒可能不想李白、杜甫所寫的月亮而寫一個新月亮，好像阿波羅登月後，我們再寫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是無意義的，因為已被前人寫過無數次，但不代表剔除他們所寫的月亮而寫一個無中生有的新月亮，所以我們要在全人類靈魂積澱下寫出的月亮，要在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杜甫的「今夜鄜州月」的基礎上去寫月亮。人類生命是短暫，但人類文明是要靠靈魂的傳遞，我會想像杜甫會怎樣寫香港，這也算是延續杜甫的靈魂。

攝影和詩歌留意這個世界的角度比主題緊要，詩人與新聞記者的不同是新聞記者聚焦在事物熱點，最有爆破力的地方，詩人只留意觸動自己的細節，自己也是人類一部份，能觸動自己也能觸動別人。詩人是敏感的，而喜歡詩的人也是敏感的，要傳遞這種敏感給別人，便要用好的語言，要鍛煉詩藝和技巧，把自己的感受更好傳遞出去。普通攝影師和記者只將現實記錄再傳遞出來，這只是合格的傳達者，而作家的傳達會有更深刻的感受，例如由詩中表達下雨的快樂會放大五倍，才能感受作家最初的快樂，優秀的詩歌可讓讀者感受到十倍的快樂。

詩歌是開放式的寫作，用自己的方式感受世界。古代小說作者是主導性，讀者要跟作者去感受世界，用作者的方式去理解人物關係。然而，詩歌、新式小說則完全放開，作者是提供門給讀者，進來後讀者再決定走的方向。詩和優秀的照片比普通藝術有別於傳統不一樣的地方，感受身處某事件的微妙氣氛，在每個人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上也能看見，但不是靠因果推理出來，詩歌寫作要動用自己每個感官去感受現場所有氣氛，然後再復原出來。

好的攝影師會用自己的經驗決定曝光快門，而不是用全自動功能。藝術的追求不能令科學平均，是要取捨。記憶寫作不是當下性，攝影才是當下性，寫作是在回憶過程中變得更強烈，感受越來越獨

特才會書寫出來，要記着最初觸動自己的細節再復原出來，或者再創造出來，但不要加入太多感嘆，感嘆是留給讀者的。初學寫詩的人所犯的毛病便是急於表達自己的喜怒哀樂，應該讓讀者自己感受意象發出的感慨。詩歌和攝影都珍惜與世界偶遇的瞬間，詩和攝影可把瞬間的感覺捕捉下來，日本的排句和中國的絕句也是很相似，絕句強調起承轉合，轉為詩人的自覺性和態度。

## 減法與乘法

減法和乘法是詩歌和攝影最相似的地方。影相不能倚靠相機和手機的自動曝光的功能，自動曝光的話，相中的光比會太大，變成灰朦朦一片。相片是巴黎地鐵站黃昏時候所拍的，如果用自動曝光會把黑的地方的細節和人的面也打光，沒有了原先的細節。相機和人眼是不同的，人眼的感受力很強，能夠看到最光和最暗的細節，但相機只能保存一種細節。我選擇保留相中面孔、五官、表情的惘然，一班年輕人被投身於這個世界的惘然。其實，有時候我們從地鐵站走出來地面或是坐了很久地鐵時，也會有這種惘然。一百年前已有人傳達這種感受，是美國意象派的鼻祖——龐德（Ezra Pound），對現代派詩歌很重要的人物，最有名的詩是《地鐵車站》：

人群中這些臉龐的隱現；  
濕漉漉、黑黝黝的樹枝上的花瓣。

這首詩受排句和古詩影響，詩中明顯用了乘法。當時鐵路剛剛發明，如果是一個記者寫初次乘坐鐵路的文章，他或會寫鐵路有多長多大、鐵路如何行駛和人是怎樣繁忙等等，但詩人會把所有多餘的東西都減去。那麼如何保留別人用一千字所寫的感受，便要用乘法，即是把兩個意象放在一起，一個意象是人們在地鐵站上來被光照得若隱若現的地方，龐德融合了另一感覺，便是下雨後樹上的花

瓣，那些花瓣被雨水洗滌過是特別漂亮和清晰。龐德運用了乘法把兩個世界的意象放在一起，一個是地鐵站內的人，一個是地面上下雨後的人群，這好像電影、電視的過場方式是把兩個鏡頭放在一起再接駁過去，鏡頭相連的剎那就是這首詩的感受。這種手法在電影中是沒有界別的手段，因果關係。兩個鏡頭放在一起不講求因果關係，亦沒有事實上的因果關係，龐德運用的乘法不是解釋地鐵的運作、地鐵站的建造，也不是解釋下雨後光學作用怎樣令花朵更美，而是解釋人類社會。在1990年代時，人類由前工業社會進入後工業社會，人們並不知道將會面臨怎樣的世界，作為一個觀察者、詩人，只是保持對這個世界的新奇，人的面孔和命運好像花一樣出現在世界，但可能是很短暫的，上面的光很短暫，隨即便會消失，或者有人想把這道光保留，但詩人並不會告訴你之後會怎樣，只會說這一剎那，之後便由讀者去追蹤、反思、完成答案究竟未來會怎樣。

## 快與慢

攝影和詩歌是快與慢的對比，攝影是最快的，故有一千分之一秒的藝術的說法。這張相是在西班牙安達魯西亞的城市塞維拉看弗拉明戈所拍下的，快門應該是六十分之一秒或是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的。人們有了數碼相機，拍照便會連環快拍，回家再挑選自己喜愛的一張。以往沒有數碼相機的時代，人們是會節省菲林，但在這情況下是能夠拍出最好的相片，因為我們會等情緒最飽滿的一下才按下快門捕捉那一瞬間，即是決定性瞬間，要在那一瞬間才按下快門，那時手指和心會契合，心一動手指也跟着動。然而，現在人們還未心動手指已不停在動，這樣拍攝者與景物中便沒有了心靈協作。我拍下這張相片後，我有種意猶的感覺，我認為那一霎已是舞蹈最高潮的部份，她跳出了孔雀開屏的美麗。而且整個動作的張力也到達了臨界點，即是過了或是沒到達那力量都不夠美麗，照片中的舞者的面孔、手指、雙腿均達到一個微妙的狀態。弗拉明戈的舞蹈帶

給我的不單是快感，例如看踢毬舞只是人類本能式的快感，我們會越看越激動，原因是那密集的節奏令基因作動。在原始社會，我們的祖先打獵時也會敲出密集的節奏，或者如巴西的舞蹈巡遊的節奏也很高昂，這也會令人腎上腺素上升，但這也只是人類的本能和生理的反應。弗拉明戈不同之處是在於當中是有張有弛，還有一種痛苦的感覺去傳遞，當表現激情、愛情的時候，同時也會感受到愛情的痛苦。看完這個舞蹈，我回到意大利也一直耿耿於懷，那個晚上我是有所感受，但我沒有一張相片能夠表達我那種感受，於是我決定了寫這首詩《依莎貝舞弗拉明戈行》表達那夜的感受。

塞維拉一夜，你危險地孑立  
我的長安和他的瓜達基維河岸

你不知危險，策馬猶低接扇  
你不知危險，脫衣猶臨碎鏡

那漢子空中摩掌，要把我拉回  
烈酒灑過的鬥牛場，用啞嗓的鞭

另一個漢子奏樂，六柄尖刀輪流  
探索我腰間哀鳴的河流

我聽到你這死亡的馬蹄踏踏  
洛爾卡跑過的世上最好的路程  
他的吉他吃了一枚青果  
他的右手連撥着我的琵琶

塞維拉一夜，你危險地喘息  
驚起我四蹄下一百隻白鳥

它們盤旋在瓜達基維河岸  
我如獵手，被愛情的影子所傷

我的安達路西亞如長安西行路  
被祁連山的影子所傷

你這熾熱的馬蹄踏踏  
跑過我深幽厲寒的河流

當中我穿插了兩個意象，一個是中國的意象，另一個是西班牙的意象，西班牙意象不但寫這個舞者依莎貝，還穿插了西班牙著名的詩人洛爾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的靈魂，洛爾卡是西班牙當代最有名的詩人，他寫了很多弗拉明戈的歌詞，令很多普通老百姓也認識他。他也是一個反法西斯主義的詩人，故他在 1930 年代被西班牙法西斯的長槍黨秘密處決了，處決後屍首也不知所終，可見他命運的悲慘，我認為他命運的感受與我看弗拉明戈的心情很相似。當中我還暗示了杜甫所寫的《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當中是寫一位名為公孫大娘的舞者在老年時請了另一位公孫氏跳這隻劍器舞。現今的學者還未考究出劍器舞是怎樣跳，但我就在杜甫的詩中想像這隻舞蹈是怎樣，「觀者如山色沮喪」意思是圍觀的人會有沮喪的感覺，看這種舞蹈不但沒有興奮的感覺反而是痛苦的感受，這種感受與我看弗拉明戈的感受很相似，故我也把他納入其中。當這首詩與杜甫和洛爾卡的詩連起來時，這首詩是跟着一千二百多年前杜甫的詩去寫，而洛爾卡的詩是七十多年前，所以我的詩的時間是很慢的。詩中表達了很多相機留下不到的東西，「你不知危險，策馬猶低接扇」我覺得她的動作好像一個人騎着馬接着一把飛過來的扇，這個是想像的意象，如武俠小說的情節，試想像一個女子騎着馬有暗器飛過來是一把很美的扇，她低身接着。這就是我當時的感受，相機拍不出的感受。「你不知危險，脫衣猶臨碎鏡」這句更超乎現實，我想像一個女性在超現實的場景，她更衣時那面鏡粉碎了，令我感

受到危險和神秘。弗拉明戈的歌曲多為男人或老女人所唱，他們會邊唱歌邊拍打手。有兩種相似的情況，老女人唱歌的節奏很快和強烈，好像咀咒人般，但事實上是唱關於愛情的內容，她把咀咒和愛情放在一起，好像歷經滄桑看透一切似的，我把她比喻為鬥牛士，面對着牛的一種劇烈感情，結他手則比喻為拿着刀的大漢，我像一頭被他刺死的牛，那一刻就像給他刺向的刺痛了我，好像彎身刺痛了我的腰，那意象是「腰間哀鳴的河流」這條河像流經我身體內。這時我轉入洛爾卡兩個典故，一個是他以前曾在河邊偷情，洛爾卡是一個雙性人，寫自己在河邊與一個有夫之婦偷情，他用死亡的意象去形容性愛的感受，同時洛爾卡的命運就是半夜被人捕捉了，帶到一條河邊秘密處決，這是一個神秘命運的象徵。他多次在自己的詩中預見自己的死亡，那我也把洛爾卡帶到這首詩中，最後是想傳達三個詩人對舞蹈的感受，在舞蹈中思考人類的命運怎樣通過激情、愛情展現其殘酷的一面或者悲劇的一面。

## 城市漫遊者的忠實觀察

從香港詩人黃燦然的詩中往往會看到我們平時看不到的香港，原因是他是在報社當夜班的記者，是國際新聞的翻譯，他要在晚上等外國電報的到來，正常的下班時間已是凌晨兩、三點，故他常看到凌晨兩、三點寂寞的香港。大部份人可能只看過兩、三點的蘭桂坊或是灣仔的酒吧，而不是黃燦然所看到的香港。

## 母親

在凌晨的小巴上，  
我坐在一位五十來歲的女人身邊，  
她略仰着臉，靠着椅背，睡得正甜。

她應該是個做夜班的女工，  
家裏也許有一個正在讀大學或高中的兒子：  
瞧她體格健壯，神態安詳，  
看上去生活艱苦但艱苦得有價值，  
而且有餘裕。我的靈魂一會兒凝視她的睫毛，  
一會兒貼着她的臂膀，  
一會兒觸摸她的鼻息。啊，她就是我的勤勞的母親，  
這就是母親二十年前做製衣廠女工下班坐巴士回家的樣子，  
而我直到此刻才被賜予這個機會看到。  
我靜靜坐在她身邊，我的靈魂輕輕地  
把一塊毛毯蓋在她身上。

這是一首感人的詩，這首詩的分界線是「我的靈魂」，在這四個字前讀者也能代入想像到當時的情景，好像一張富有很多細節的黑白相，將黃燦然看到的一剎那凝固下來，接下來詩所做的是可以超越現實，起了一部時光機的作用。如果你是一個成年人，你會想用時光機回到過去，做一些以往沒有機會做的或是後悔的事情去彌補。黃燦然作這首詩是為了彌補一直對母親的愧疚，當年他的母親為了供他讀大學而日夜到製衣廠上班。黃燦然的生活也十分艱苦，完成初中便出來打工，他儲蓄幾年後便到了廣州暨南大學讀新聞系，故他的命運與當時很多人都不同。不過他與大部份的中國人一樣都不擅於向親人表達愛意，大概九成的男性也沒有擁抱過自己的母親，更不用說親吻母親。一踏進青春期，別提擁抱母親，可能是碰也不想碰。然而，黃燦然通過這首詩有了救贖，他的靈魂穿越了時空的阻隔，去為二十年前晚上下班的媽媽的靈魂蓋一張毛毯，現實當然不能為那個不認識的50歲女人蓋上毛毯更不能貼着她的臂膀、觸摸她的鼻息，但詩歌就能做到。這首詩並沒有肉麻、矯情、催淚的感覺，而是十分真實的感受，或許我們對母親也有這份愧疚不知如何表達出來，但在那一剎那他發現到用這個方式去表達。

## 建設才是最有力的反對

《天堂、人間、地獄》這首詩很短也很奇怪，只有六句但寫了很多東西。

你身上有天堂，但你看不到因為你以為它在別處，  
你身上有人間，但你也看不到因為你只感到自己在地獄，  
所以你身上全是地獄但你以為這就是人間人間就是這樣。  
我也曾像你一樣是地獄人，但後來像移民那樣，變成人間人，  
再後來變成天堂人但為了一個使命而長駐人間，  
偶爾我也回地獄，像回故鄉。

這六句的詩歌便把但丁的神曲表達了出來，天堂、人間、地獄是同時存在於一個人的身上，這是一個都市人的自我認知，比喻我們喜歡寫作、文藝，但會產生了晦氣的感受，會覺得生活太沒有詩意，或是認為香港沒有詩情畫意的感覺，香港也像一個地獄的地方。如果面對我們的存在是運用這種情緒，那你的存在是並沒有意義。因為你只懂得抱怨和咒罵，所以你的人生便會失去了意義，如你反對時也會被你反對的對象拖着行，那時你應該去建設一些東西，建設才是最有力的反對，體驗人間、建設天堂，才是真正反對地獄。黃燦然是通過寫作或閱讀或是通過一個人成熟長大去思考自己的命運而由地獄人像移民般成為了人間人，這首詩是有其幽默感，那種移民是形容得十分貼切，但變成天堂後就黃燦然便把自己看得很偉大，「再後來變成天堂人但為了一個使命而長駐人間」，他寫自己到了天堂也為了使命而長駐人間。事實上，這像一首福音詩般，去思考怎樣把人間、天堂存在一個人的身上。詩的最後再幽默一番「偶爾我也回地獄，像回故鄉」這是存在主義的思維，地獄並不一定是負面，對於一個現代人有故鄉的感受，因為我們一出生便置身於地獄。對於科學家認為人類一千年內要移民到另一星球，尋找地球的替代品，對於詩人就不是這個想法，正如我自己我仍會選擇留在這

個千瘡百孔的地球裏終老，因為這個地球有着很多我們的記憶，可能這些也被污染、被轉改、被毀滅了，但仍是培育了我的詩的地方。詩人有時候是不講道理，或許別人會說另一個星球更好的空氣、沒有污染，但詩人是不會計較這些東西，而是會計較自己的情感。

## 身邊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

也斯是最具香港特色的詩人，他十分了解香港的本土文化。他也是黃燦然詩歌的開路者，為香港的詩歌帶來了一種要忠實於身邊的事物和生活。以往我們常說「生活在別處」好像到非洲打獵、到法國街頭遊行才是生活。事實上，我們身邊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但要寫出這些生活有法國街頭遊行和南極探險般的感覺，就得靠詩人的敏銳和對時代的洞察。也斯的詩表面是首很普通的詩《北角汽車渡海碼頭》。

寒意深入我們的骨骼  
整天在多塵的路上  
推開奔馳的窗  
只見城市的萬木無聲  
一個下午做許多徒勞的差使  
在柏油的街道尋找泥土  
他的眼睛，黑如煤屑  
沉默在靜靜吐煙  
對岸輪胎廠的火災  
冒出漫天裊裊  
眾人的煩躁化為黑雲  
情感節省電力  
我們歌唱的白日將一一熄去  
親近海的肌膚

油污上有彩虹  
 高樓投影在上面  
 巍峨晃盪不定  
 沿碎玻璃的痕跡  
 走一段冷陽的路來到這裏  
 路牌指向錫色的空油罐  
 只有煙和焦膠的氣味  
 看不見熊熊的火  
 逼窄的天橋的庇蔭下  
 來自各方的車子在這裏待渡

這首詩像是寫一個普通的下午，大家到過北角也會感受到這個地方是被香港人遺棄的地方，一些殘舊的房屋，不知為何被鐵絲網圍着的地方，如政府用地、私人發展商的用地或是廢棄的停車場也能找到。這首詩有一種沉鬱的感覺，令人讀起來會感到難受。因為每一個意象都貌似平常但帶有一點不平常，例如太陽用了「冷陽」陽光會冷的，走起來行人路是有碎玻璃、高樓大廈也搖晃着。也斯寫這首詩時正值中英談判的時候，當時香港人是對未來不知所措，那時中國只是剛開放，香港人感覺由一個文明的社會移交到一個野蠻的社會，不知道中國會不會用反革命反資產階級的手段去方式來對待香港人，人們是充滿着惘然，但詩中沒有直接表達。也斯運用最後一句「來自各方的車子在這裏待渡」當時車子過海是要經由船隻運到另一端而不是通過隧道，而通過隧道只有一個出口，但乘坐船就有無數個出口，這正表達出惘然的感覺。

## 詩與攝影的探戈

探戈是兩個人跳的舞，是一進一退的，有時也像吵架。探戈就如兩個人愛恨交纏之間的關係很劇烈和痛苦，但彼此的舞步又互相

牽引着對方。如果同時要創作攝影和詩歌，最好是像探戈般互相牽引和補充對方，《巴黎無題劇照》有很多相片是無題，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為它取題，注入故事，當中我通過我的詩補充了對照片的感受，讀者也可以用詩歌去補充他們對我的照片的感受。

《攝魂記》是我在歐洲居住了大半年所拍的照片和所寫的詩歌，辦了一個小的展覽和出了這本攝影集，我認為我所拍的照片並不是一個人的肉體，而是人的靈魂，甚至是鬼魂和城市的靈魂。

在拿波里所寫的詩，拿波里是一個很奇怪的城市，人們稱之為歐洲的中國或是被遺忘的歐洲。拿波里到處都是垃圾、黑社會，那裏的人都比較惡和粗魯，令人感到很凌亂。我認為那是一個童話，黑色的童話，不是純粹黑色的恐怖的一面，而是有其童話的一面，一個邪惡的童話。

## 拿波里黑童話

泥雨連夕，拿波里的一隻黑犬  
 彳亍在托勒多大街，  
 臉上戴着出土面具、非哭非笑。  
 它時而走上市行道，  
 最終還是回到車道的邊緣  
 紙皮、煙頭和塑膠袋的堆積處，  
 在那裏碎步、呲牙、如雷般般。

泥雨連夕，拿波里的一個老婦  
 在聖塞維羅教堂裏轉圈。  
 她時而抬頭，用邪眼打量  
 遊客的鏡頭，時而默默詛咒，  
 最終她還是隱身在名為「謙卑」的女像  
 尖翹乳房的陰影下，

在那裏碎步、呲牙、如雷般般。  
泥雨連夕，拿波里的一個教父  
已經退休，三間披薩店  
是他的所有，他的刀疤在鼻樑上，  
刺青在乾洗店，一個肝留在  
巴勒莫的黑醫院。晚上他化身蚊子  
在鄰居的旅館流連，親吻着青年的大腿  
在那裏碎步、呲牙、如雷般般。

泥雨連夕，拿波里的一個旅館  
漂流了三天，是誰按下這沖水閘？  
是誰站在但丁廣場的柱頭  
不斷把閃電擰滅擰亮？  
拿波里卡在地獄的排水口，被黑暗  
羅勒所纏，在一剎那他身披睡衣  
冒充但丁，把龐貝描述為天堂篇，  
然後在那裏碎步、呲牙、如雷般般。

2009.9.15. 晨 . 拿波里

我這首詩想像了拿波里的幾個角色，一隻狗、一個仇恨遊客的老人 and 一個教父，這三個角色是真實的但所生的事則是想像出來的。但丁是意大利人，最後的相片是在但丁廣場的但丁雕像，他的手勢是像給予和憐憫的意思，憐憫這個城市般。

讀者閱讀詩歌時不可懷有度君子之腹的心態，反而要用心了解詩人為何會把感受隱藏，並且要打開自己所有的感官去開放閱讀，而讀詩最好的方法是把詩中所寫的情景化成幻象於腦中，例如你看到描寫琴的詩，並不只想到一座鋼琴，還要聯想彈奏樂章的情景，要加入聲音、補充質感於其中，這樣才能感受詩人所表達的意象及其原初的感動。